



Mutual Reading Books

互读文丛

寻觅集
绿原

起居室里的写者
黄梅

席德这个小人儿
苏福忠

思辨的愉悦
盛宁

美国文明散论
钱满素

这些年
毛尖

► 一个人的城堡
黄昱宁

黄昱宁／著

一个人的城堡



本书收录的文章绝大部分是对于外国文学、外国文化范畴内的作品、现象、人物的记述、解读、评析与思考。此外还收入了作者对国内外文化现状观察的文字。这些文字既具有一定的学术含量，又注意以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面貌示人，沉静兼具俏皮，具有雅俗共赏的特质。

ISBN 978-7-5060-3677-1



9 787506 036771 >

定价: 27.00元

A decorative illustration of a vine with several large, five-lobed leaves and small flowers, arching over the title.

一个人的城堡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丽华

文字编辑:洪 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城堡/黄昱宁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0.1

(互读文丛)

ISBN 978-7-5060-3677-1

I. 一… II. 黄… III. 文学评论-外国-文集 IV. 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1654 号

一个人的城堡

YIGEREN DE CHENGBAO

黄昱宁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1.25

字数:250 千字

ISBN 978-7-5060-3677-1 定价:27.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写在“互读文丛”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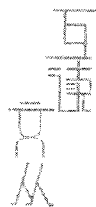
“互读文丛”的命名缘于和这套丛书的作者之一苏福忠的几次闲聊。编辑出身的老苏，一贯主张认真读书、有感而发的治学之道。他深痛当下学界浮躁成风，为名利所累而弄虚作假，担忧那种不读文本，却精于从二手资料中下载八卦的风气蔓延生长。此时编辑部正好也在计划出版一套研究外国文学的学人阅读感言类的读物。于是，我们不谋而合，开始了和各位作者的合作。

“互读”所指，首先是对文本的阅读，阐释都在阅读的基础之上，然后自由表达。没有静心拜读的态度，没有对文本逐字逐行的吸食消化，则阐释缺乏所指，即使妙笔生花，也只是自说自话的表演，读者看了不知所云。

本文丛所选的七本书，皆以阅读外国文学文化的文本所生感想为主，虽然作者的姿态各异，风格迥然；但从老一辈的著名诗人，到新生代的作家，首先都是老实认真的读书人。他们

与作品之间，不论是精神上的契合，还是观念上的拆解；不论是我注六经，亦或是六经注我，都提供了各自与文本打交道的看家本领。

当然，读者诸君，仁智各见，谨希望积极反馈。因“互读”把您都算进来了；更何况您的建议一定会在下集文丛里得以反映。



代黄昱宁序

黄昱宁要出新书，承误会，吩咐我写个代序，她发来书中的文章。在我，押着鼠标翻看也是进修，有些我陆续读过，重温很亲切，很受教育也很受摧残。她的文章好读，见识不凡，立论高雅，于情于理均有妙处。她的文章老实却不保守，文字间有笑声，但不曾弄点噱头出来让读者轻狂，发现自己挺幽默，之后又觉得很落魄。我们（尤其是男性的我们）不妨认为，所有女性的文章都是说一半留一半的，文字也有服装的功用的，搭建艳丽，造福人类。她们说了什么我们看见了，留的什么不知道。她常常是看到底色的作者。非虚构之余，她可以写小说么？

黄昱宁是很阳光的人。她明白告诉世界她要什么。仪态大方，明眸皓齿，温和微笑，内在性感。她从温暖的家庭出阁，聪敏好学，天生是那种当大队长的女生，被老师感觉自己职业温馨的女生。主妇们在冬日晒被子，她带有的就是阳光的香味。在今天，被归为才女要有外语打底，她恰好从小打了最程序的底；要文字打底，她有宽广的阅读，有守卫原则的认同和摒弃，有品味中的审美，有喜而爱的作者；要职业打底，她有热衷的工作，跟英语世界的高人宽人情通神交，以工作养活自己。她还有家庭和孩子，忽然好编辑，忽然好妈妈。于是，人们可以轻率地说，她是个轻轻一笑，不缺乏什么的人。

但一个人读书多了，难免生生读出缺乏来，遥看才女，都曾叹息某些事情自古难全。一个个杰出女性的故事在她们心头呢。女性更能领会悖论。喜羊羊后头总有灰太狼。人的写文章，本质上是自己跟自己玩，人生寂寞，跟自己藏猫猫。而读者看到的是：美人须入画，莫问奴归处。宁为瓦全。何处高楼雁一声。活在明暗交界处……

我曾多次拍过黄昱宁，照片上的她有静心，有正气，有娇美，还有浅浅的忧愁。她从不作状。闲时跟她在 MSN 聊天，她是最能表达和听取表达的，论世识人，有嘲讽还自嘲，直觉惊人，妙语多多。优美的人，跟她的照片一样，可以一页页慢慢浏览，在她，等待欣然的人翻阅。她妥协地穿行于各种身份，不妥协地要或不要。西方女性未必传说中的西方，她是被那么多的西来长风吹拂的女子。

我读过黄昱宁的前一本书《女人一思考，上帝也疯狂》和一些译作。读过她编辑和推荐的书。读其书，大鲜小鲜，滋味在舌，知之不如好之，好之不如乐之。

网上有人说：她是生而知之的。

对黄昱宁，有一种读法是这样的：

“于是，你看，你叹，然后你沉默，你轻轻地，闭上眼。”

（《伦敦日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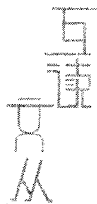
或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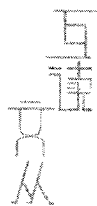
“我条件反射地，笑了。”（《此事古难全》）

是为代序。

陈村

2009. 4. 23





目 录

代黄昱宁序 / 陈村 1

书里香

活在明暗交界处 / 3

更与何人说

——关于斯泰因的名词解释 / 17

《纽约客》的同义词

——关于 E. B. 怀特的札记 / 30

大鱼罗斯 / 53

《中性》三题 / 63

约翰·欧文的色与戒 / 71

与谁共舞 / 78

柯南·道尔的诅咒 / 89

- 迷失的克里斯蒂 / 104
- 第 N 次赎罪 / 120
- 九分坚硬，一分柔软 / 135
- 时间是个杂种 / 143

画外音

- 裸女入画 / 159
- 一个人的城堡 / 174
- 寻访小提琴手 / 187
- 菜谱文学和文学菜谱 / 197
- 以荒诞的名义 / 206
- 踩准鼓点读莫言 / 213
- 一个出版家的追星史 / 217
- 德波顿·奥普拉·崔永元 / 224
- 何处高楼雁一声 / 227
- 如果《卡拉马佐夫兄弟》写在今天…… / 230
- 舌尖之痛 / 233
- 前方，孤独 / 237
- 以写作救赎 / 241
- 是猎手，也是猎物 / 245

黄金屋

- 目
录
002
- 王后的毯子，公主的鞋子 / 251
- 美人须入画 / 254

只差一点点 / 257

穿透镜面的代价 / 260

“是你，就是你！” / 263

捆着谁，困着谁？ / 266

“自然”致“文化”的情书 / 269

复制洛丽塔 / 272

只管睡的美人 / 275

最后一枚拼图 / 278

桃色交易 / 281

苍老的镜子 / 284

言如玉

听来的电影看来的歌 / 289

菜单而已 / 294

解套之感 / 297

打开窗门讲沪语 / 300

介绍情色语词 / 3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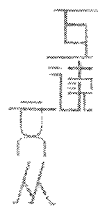
迢迢牛奶路 / 3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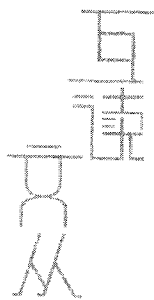
诺贝尔凶铃 / 307

看小白的看 / 310

此事古难全 / 315

伦敦日记 / 317





一个人的城堡



书里香

活在明暗交界处

—

好像总有那么一些作家，生前游荡在话题的旋涡里，死后，盖棺已久而定论阙如，很让评论家们为难。比如美国人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 1924—1984），从四〇至七〇年代，从文学圈到娱乐业到社交界，或深或浅、脚高脚低的足印留了一大把，但为其人立传、为其作点评的笔落在纸上，总有些犹疑。卡波蒂一生，逸事不少而名作不多，知其盛名者众而谙其性情者寡；人人都晓得他是天才，然而，人人都在扼腕，说他真是虚掷了天分。

但卡波蒂仍然属于那种周期性地被好事者起于地下、拿到台面上来议论一番的名字。二〇〇四年，适逢卡波蒂诞辰八十周年、逝世二十周年，新闻界和出版商自然是早已未雨绸缪，

预备好了将其回锅重炒的新鲜作料：曾撰写《卡波蒂传》的杰拉尔德·克拉克（Gerald Clarke）将卡波蒂的私人信件集结成厚达四百八十七页的《享乐时光何其短》（Too Brief A Treat）；蓝登书屋在推出这部书信集的同时，又宣告新发现了卡氏从未发表的短篇《便宜货》（Bargain）先是将全文刊在《纽约时报》书评版上，再以此篇为主打，力推新版《卡波蒂短篇小说全集》。

这个新发现的短篇，其实在卡波蒂一九五〇年五月十五日给友人的信中已有迹可循——他提到了小说的篇名，但此后一直未见作品发表。如今，这个不足万字的短篇重见天日，读来清新可喜，比卡氏大多数小说都更流畅，却不见得更好懂。故事里所谓的“便宜货”，乃是一件“没有光泽、秃毛的皮大衣”。交易的双方，一个是日子过得中规中矩的蔡斯太太，另一位是“太波西米亚”（too bohemian）的瑟文太太。两人本是旧相识，重逢的缘起竟是横遭离婚变故的瑟文太太急需将皮大衣脱手变现。故事以蔡斯太太的视角展开，几分猜度，几分怜惜，几分追忆昔日对瑟文太太的艳羡，几分今日油然而生的优越感，都在琐碎的对话游移的眼神里隐隐地流露，一切都在欲言又止之间。

这样的写法让我想起卡波蒂的另一篇名作《通往伊甸园的小径》，也是在一次狭路相逢（墓园，鳏夫，寻找转机的寂寞女人）里包藏了窥破人物一生的企图——不可谓不矫揉，却矫揉得张弛有度，在小格局里撑开大模样，到底蕴着股狡黠的才气。

彼时的卡波蒂，一腔才气被勃勃野心推动着、怂恿着，年少轻狂，满满地写在他寄给友人的信笺上：



“欧·亨利奖年选合集的序言说《一棵夜之树》（A Tree of Night）比《米里亚姆》（Miriam）更好——这是理所当然的——还唠唠叨叨地吹捧个没完。看看等他们读到《无头之鹰》（Headless Hawk）以后会作何反应：可要让他们开眼了！”这是卡波蒂一九四六年写给《哈泼集市》编辑玛丽·路易斯·阿斯维尔的信，其中提到的三篇作品都出自他本人手笔，《米里亚姆》更是让他在那一年拿到了欧·亨利奖，从而奠定了其“诡异天分”（strangely gifted，《纽约时报》编辑语）的盛名。

在《享乐时光何其短》中，卡波蒂十九岁到四十二岁之间的信占了百分之九十，主调是昂扬的甚至不乏严肃的。一九六六年之后，信，尤其是长信，突然就稀落起来；纸醉金迷中，卡波蒂不愿，或者说无力再耽于书写，取而代之的是电报、明信片以及彼时越来越发达的电话。按照托马斯·马伦在《纽约客》（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三日）上就《享乐》发表的书评所言，那些满心希望在卡氏私人信件里发现其盛年之后“如何荒废如何堕落”的人，恐怕要大惊失色了——展示在他们眼前的，与其说是“放荡不羁”，倒不如讲是“井然有序”。（More discipline than dissipation.）括号里难以传神翻译的头韵词组，再传神不过地折射出卡波蒂一生的反讽色彩。

二

天才似乎注定要有一个非同寻常的童年。以此标准衡量，卡波蒂若没有自幼父母离异、童年寄人篱下的经历，倒显得不可思议了。卡波蒂出生于新奥尔良，自小长在南方，姓氏来自继父（后随其迁居纽约）；而他与亲生父亲阿齐·珀森斯多年